上津云客户端
看往期电子报



# 赵德发 迎面吹过来大海风

■记者 田莹

6月26日晚,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揭晓,电视剧《生万物》获得最佳编剧(改编)和最佳女配角两项大奖。

这部电视剧原著小说《缱绻与决绝》的作者赵德发,今年已71岁。他的人生履历里满是泥土的印记:14岁辍学务农,之后历任乡村教师、县委干部,终因对写作的执念难以割舍,毅然决然弃政从文,走上专业创作道路。数十年伏案笔耕,粗略算来,他已累计完成文学作品九百余万字。

记者探访山东大学作家书院,与赵德发对坐长谈,听他回溯自己的文学求索之路——以鲁南大地为原点,创作出一批极具分量的农民题材长篇小说,成为乡土文学领域的代表性作家;又调转笔锋面向黄海,在国内海洋文学的创作海域中,开辟出全新的文学航道。



**赵德发**

1955年出生,山东省莒南县人。作家,山东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缱绻与决绝》《君子梦》《青烟或白雾》《经山海》《大海风》等。

### 成名作《通腿儿》描摹温暖乡情

赵德发出生在山东省莒南县一户寻常农家。20世纪60年代末,他初中没上多久便回家务农,帮着父亲维持七口之家的生计。转年,村里小学校复课,教师不够,赵德发当上了乡村教师。“我带的是二年级、四年级混编班,其中有三个四年级学生跟我同岁,他们觉得我也没上过几天学,没资格给他们当老师,经常故意扰乱课堂秩序。”他回忆,“那时候我就想,要想让他们瞧得起,自己必须多读书。”

赵德发读完了家里存的两筐杂书,开始在村子里到处借书看,又去县图书馆办了借阅证。他嗜书如命,无论什么书都逐字通读。20岁那年,他考上了公办教师,后因文采过人调入县委办公室。他上电大提升自己,同时长期深入基层寻找素材,开始文学创作。

1988年,赵德发到山东大学作家班进修。他回忆:“那段日子最让我难受的是,每天下午班里分发信件,别的同学拆开的多是用稿通知、稿费单,而我拆开的却是退稿信。”苦思冥想了大半年,他终于找到症结所在:“写了十年,我一直倚重自己的生活经验与直觉表达,如今,这两样都已经不够用了。”于是,他调整阅读方向,带着清晰的创作自觉性,去探寻中外文学经典中的叙事逻辑与技巧。半年后,再回头看熟悉的乡村、旷野,那些原本平淡无奇的生活日常,竟变得“满目珠玉”。

放暑假时,他熬了几个通宵,写出了短篇小说《通腿儿》,发表于1990年《山东文学》第1期,很快被《小说月报》选载。

“通腿儿”是沂蒙山人祖辈延续的取暖方式,严冬时节,兄弟、姊妹、父子、母女、祖孙等亲属,两人分置床铺两端,盖一床棉被,脚挨脚相互借助体温取暖。小说讲述狗屎与榔头两家因“通腿儿”结下情谊,又因世事难料而分离,描摹出乡村生活的温情与农民命运的变迁。

《通腿儿》是赵德发的成名作。1991年,第四届《小说月报》百花奖揭晓,他的名字和王蒙、冯骥才、贾平凹、刘恒、苏童、张宇、刘毅然、池莉、毕淑敏等著名作家一起出现在获奖名单上。他兴致勃勃赶到颁奖现场,内心无比兴奋,也清醒地知道,自己必须继续修炼,才能写出更多的好作品。后来,《通腿儿》入选人民文学出版社“建党百年百篇文学短经典”丛书。

### 体验渔民生活 唤醒海洋意识

作家班毕业之后,正赶上日照升格为地级市,赵德发负责牵头组建市文联,随后又到日照市第一海水养殖总场挂职,担任党总支副书记。他每天都到养殖总场的海堤上散步,看渔民辛勤劳作,听他们讲大海的故事。有一次,他跟渔民一起拉大网,十几个人喊着号子合力收绳,起网时却空空荡荡,只有为数不多的小杂鱼、几团海蜇、数只螃蟹。他真实地感受到渔民在风浪里讨生活的不易,但也发现,纵然时常空手而归,他们仍会日日踏浪出海、风雨无阻,这股韧劲儿让他心生敬佩。

赵德发回忆:“一阵海风吹过,我脑海中忽然忆起电影《渔光曲》的主题歌:‘云儿飘在海空,鱼儿藏在水中,早晨太阳里晒渔网,迎面吹过来大海风。潮水升,浪花涌,渔船儿飘飘各西东。轻撒网,紧拉绳,烟雾里辛苦等鱼踪。’眼前这番景象简直跟歌里唱的一模一样,我不禁佩服那位歌词作者对生活的真切体验。同时,一个念头像海浪一般涌上我心——我要写一部关于大海的长篇小说。”

他认真阅读了《老人与海》《白鲸》《鲁滨逊漂流记》等关于大海的文学经典作品,也试着动笔,却发现,自己的笔力跟不上:“我写了两个海洋题材的短篇小说,并不满意。一写到海,就觉得动荡不定、深不见底,远不如写土地踏实,于是只好搁笔。”

从1994年到2002年,历时八年,赵德发创作了系列长篇小说“农民三部曲”(《缱绻与决绝》《君子梦》《青烟或白雾》),交出了自己的文学答卷。

有一次,赵德发牵头组织日照当地书画家赴韩国开展艺术交流,搭乘客轮横渡黄海,单程航行十几个小时。他长久坐在甲板上,四顾汪洋,思绪翻涌:徐福东渡、八仙过海、中日甲午战争……如海市蜃楼般在他眼中一一浮现。这趟跨海之行,唤醒了赵德发的海洋意识。

2011年,他下定决心着手创作海洋题材长篇小说。写到10万字时,山东文艺出版社邀他撰写纪实文学《黄海传》。经过一番权衡,他决定暂缓小说写作:“写这部纪实作品,能逼着我系统走访、研读史料,我想这会给我的长篇小说打下更扎实的基础。”

### 沿黄海海岸线行走 成功创作《大海风》

为写这部《黄海传》,赵德发沿着海岸线,从长江口一路行到鸭绿江口,一站一站走访渔村、港口,参观海事展馆,与遇到的渔民、海洋从业者、一线科研人员交流,听他们讲各自的人生经历。这趟行程更新了他对大海的认知。

在青岛国家深海基地,巨型“透明海洋”立体观测网展示图令他久久驻足:全球海底地貌尽现眼前,鹿鸣平顶海山、采薇海山群、雎鸠海山群、洵美海丘……中国科学家以《诗经》词句为核心,为海底地理实体赋予了极具东方浪漫色彩的名字。“我站在那儿看了很久很久,仿佛听见人们吟诵《诗经》的声音与浪涛声汇成一曲壮阔的交响曲。”那一刻,赵德发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抒写大海、歌颂大海的勇气。

《黄海传》完稿之后,赵德发调整思路,重写海洋题材的长篇小说,并定名为《大海风》。为时刻提醒自己,他在书房的案头写下一句话:“海立云垂,惊心动魄,汪洋恣肆,饱满圆融。”这也是这部小说的美学标尺。其中“海立云垂”并非他的凭空想象,而是挂职时亲历风暴潮的真实感受:“深夜守护拦海大坝,十几米高的海浪直接竖了起来,像一堵巨大的黑墙,乌云沉沉向下压,海天融为一体,那场面既可怖,又令人震撼。”这些都被他写入小说的字里行间。

《大海风》的故事发生于1906年到1937年,海滨小镇渔家子弟邢昭衍一步步成长为航运企业家,也经历了“命中无船、命中有船、主动沉船”的坎坷命运。当日军逼近青岛,他把自己通过千辛万苦奋斗才拥有的船队沉入了胶州湾航道,以此阻挡敌舰。赵德发特别谈到了这个情节:“这段故事来自真实的历史,当年确实有中国军舰和民船自沉于胶州湾航道,阻挡日军的侵略。”

这部小说入选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登上中国小说学会2025年度“中国好小说”长篇小说榜,还获得了《小说选刊》年度大奖。赵德发说:“咱们中国的作家大多写农耕文明、写陆地上的生活,写大海的比较少,写海洋题材的长篇小说更少,我想为繁荣中国海洋文学作出自己的贡献。”

### 推动文学改编影视 建立创意写作基地

赵德发给人的第一眼印象是严肃、正统甚至有些古板,但如果深入了解,就会发现,他的内心永远充满激情。有一年,日照举办迷笛音乐节,年过半百的他竟在现场连看三天。台上音乐节奏强劲、震耳欲聋,台下观众热情合唱、欢呼嘶吼。赵德发默默站在人群中,仔细观察,认真聆听,内心被这滚烫的青春力量深深打动。回去之后,他特意邀请摇滚乐迷吃饭聊天,连看五部摇滚电影,写出了短篇小说《摇滚七夕》。他自嘲:“这是一次创作上的出轨。”朋友读后则打趣说:“这篇小说像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写的!”

赵德发的小说《缱绻与决绝》被改编成电视剧《生万物》,由刘家成执导,王贺编剧,杨幂、欧豪、倪大红、秦海璐等主演,于2024年4月在山东沂南沂蒙影视基地开机。他介绍说:“土生万物由来远,地载群伦自古尊。这部小说是我‘农民三部曲’的开篇之作。缱绻,是指老辈农民对土地的深厚情感;决绝,则反映了改革开放以后新一代农民脱离土地的趋势。”

他担任了这部电视剧的总策划,与主创团队共赴日照市以及临沂市下辖莒南县、沂南县采访、勘景,协助搜集民间老物件,并对剧本提出了修改意见。电视剧中有一场出殡的戏,拍摄时,怎么摆棺材、怎么吊孝、怎么磕头,他守在现场逐一讲解、演示,只为努力还原鲁南的地方民俗与农耕时代的生活场景。

2025年夏天,《生万物》在央视电视剧频道和爱奇艺同步播出,带动新版原著小说销售近10万册。赵德发说:“我40岁写的小说,70岁看它变成电视剧,就一个感觉:幸福。”

从山东大学作家班走出来的赵德发,于2024年重返校园,成为山东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转年又担任了山东大学作家书院执行院长。他把数十年创作经验总结成《小说创作十六讲》,交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讲稿是我对小说的认知与体会。”他提炼出十六个专题,一章一章写下来,“没想到我会写这样一本书,也算是一次突破吧。”

在书中,结合《生万物》的成功改编,他表达了一个观点:“影视剧可以扩大小说的受众,助力文本的传播,带动原著图书的销量。但是,作家仍然要坚守小说自身的创作规律,可以适当建立视觉化的场景意识,以对话塑造人物性格,但绝不能牺牲文学品质,刻意迎合影视的逻辑。”

2025年年底,山东大学作家书院创意写作实习基地暨赵德发书屋在日照山海天旅游度假区万宝滨海风景区正式启用。这里正是赵德发当年工作过的地方——日照市第一海水养殖总场所在地。他曾在此萌生了写海洋小说的念头,而今则带着研究生重游故地,把创作起点变成了教学实践的沃土。回望来时路,赵德发说:“我庆幸当年自己作出的选择,它让我实现了文学梦。”

## 对话赵德发
## 爱好与职业统一 是人生最大幸运

**记者:**很多作家固守单一题材,您却敢于不断突破自我,创作内容从乡土到传统文化再到海洋,您内心的动力是什么?

**赵德发:**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不断挑战自己,从经验之内走向经验之外。只要某个领域、某个题材能点燃我的创作热情,我就会全力以赴去尝试。这种尝试让我一步步拓宽了自己的创作疆域,慢慢成为一个题材更丰富、视野更开阔的作家。

写“农民三部曲”的时候,我就有一个“野心”,要写就写同类题材里拔尖儿的。写完以后我发现,如果继续沿着乡土文学的路子往下走,可能会在一个平面上滑行,很难超越自己。我不想被某一个标签固定住,所以逼着自己去接触陌生的领域。每攻克一个新领域,就像推开一扇大门,视野开阔了一点,心里的底气也更足了一点。坦率地说,这里面有虚荣心的存在,想证明自己不止会写一种类型的东西;但也有锐气,想不断进取。

**记者:**在您看来,是否只有人生阅历丰富的作家,才能写出内涵深刻的作品?

**赵德发:**对于一名作家来说,生活阅历就是他的文学地基。我30岁之前没怎么上过学,没有文凭,很自卑。但现在回头看,那些年割草喂驴、当民办教师、在县委写材料,恰恰让我拥有了写作最核心的东西——我知道了一个农民分到土地时眼睛里的光是什么样,知道了一个基层干部处理纠纷时的为难,知道了海风吹到渔民脸上时他们心里在想什么。这些不是光靠读书就能了解的,是要下沉到生活里去学习、去体验的。但是,仅有阅历还不够,还要通过读书找到方法,把它“提纯”。比如说,我在山东大学上作家班、读过一批书以后,再回望家乡的人和事,忽然觉得“满目珠玉”。同样的素材,审视它的目光不同,写出来就不一样。

**记者:**当年您离开体制内去上学、写作,有没有遇到阻力,有过后悔的时候吗?

**赵德发:**人到世上走一遭,应该做自己喜欢的事。我当年辞官的时候,父亲摔了酒瓶,同事说我脑子进水。但我心里最清楚,文学是我认定的路,再难也要走!你真正想要的东西,不会等在原地。你得先迈出去,哪怕跌几跤,也比站在原地纠结强百倍。现在我只想说一句话——爱好与职业能统一,是人生最大的幸运。

**记者:**从您那部摇滚题材小说就可以看出,您喜欢与年轻人接触、交流,现在您也在教学生,那么,对于年轻人您有哪些建议?

**赵德发:**年轻人有激情、有活力,文化水平高,功底扎实,但可能缺乏的就是生活阅历。我建议他们多和人交往,多听老人、亲人和朋友讲故事,不断地充实自己的素材库。要深入各种各样的生活场景,亲眼去看,亲耳去听。要多读、多写。光读不写,容易眼高手低;既读又写,鉴赏能力和写作能力才会同步提高。做到这些,离成功就不远了!

**记者:**您有没有新的写作计划?

**赵德发:**我的想法其实很简单——活到老,学到老,写到老。眼下我正在写一部新的海洋题材长篇小说,主题是女性与海洋,希望能写好。

(图片由赵德发提供)

讲述

是警察也是作家 把侦破过的案件写成小说

# 半生壮志不言愁

口述 穆继文 采写 郭晓莹

穆继文是一位公安干警,从警三十余年,前不久刚刚退休;同时也是一位深耕公安题材的作家。尤其近几年,他相继出版了《悬案》《大案》《双警》等刑侦悬疑小说,这些作品凭借鲜活的细节、严谨的逻辑引起影视行业的关注。

谈到自己的创作初衷,他说:“这些小说都取材于真实案件,我希望能写出公安干警在执法过程中面临的困境与挑战,也挖掘出他们不常被看见的内心世界。”他向记者讲述了自己从军营到警营、一路与文字相伴的无悔人生。

### 从小爱看小人儿书 在军营里接触文学

我父亲是北京人,十七岁到天津上学,毕业后分配到天津纺织机械厂,在这里成家立业。我于1966年出生,小时候爱看电影,也爱看小人儿书。过年时长辈给的压岁钱,加上平常省下的早点钱,我一分都舍不得乱花,全攒起来买小人儿书。因为特别珍惜,怕弄脏了书本,我就用报纸包上书皮,写上书名,至今还保存着一部分。

我母亲在工厂阅览室工作。每逢寒暑假,她把我带到单位,我拿过几本书,往桌前一坐,几个小时不动地方。母亲的同事总说:“你家老二真是个听话的孩子,稳稳当当,将来肯定有出息。”也是从那时起,阅读成了我的嗜好。

真正吸引我的第一本小说是《三侠五义》,书很厚,封面手绘了一个舞剑的侠客。我一字一句地读,不认识的字就查字典,越读越带劲儿。书里的南侠展昭、锦毛鼠白玉堂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是展昭,激励我立志要当一名正义的侠客。

我真正动了写小说、写诗的念头,是在初中二年级。那时候有本叫《故事会》的杂志,销量特别高,里面一段段精巧的小故事格外抓人。看得多了,我暗自琢磨:我也能写。于是动笔写了一篇小故事,题为《魔笛》,内容是姥爷给我们几个兄弟讲过的一段旧事。

稿子寄到《故事会》在上海的编辑部。没过多久,我收到了一封退稿信。信里编辑老师肯定了我的写作热情,点出了这篇故事的不足之处,鼓励我继续努力,争取早日写出好故事。最让我受宠若惊的是,退稿信开头居然称呼我“穆老师”——我当时不过是个十几岁的中学生,哪里担得起“老师”这个称呼!这次退稿非但没浇灭我的兴致,反而坚定了我写作的决心。成年后我写了很多“警察故事”,或许也是一种命运的安排吧。

1983年,我高中毕业参军,成了一名空军战士,驻地在山西省。在新兵连里,因为我爱好绘画和文学,被选上担任宣传委员,出黑板报、编写简报,记录新兵训练的先进事迹。新兵连结束后,我的军事科目拿了满分100分,大概是领导留意到我这点儿文艺特长,把我分配到政治处当宣传战士——放电影、采写部队新闻、制作幻灯片,顺带管理阅览室,再有就是帮首长签收文件、整理内务。

机缘巧合,我遇到了文学路上的领路人——我的首长,一位知名军旅作家。那时候还没有电脑,写东西全靠纸笔手写,他每写完一篇小说就交给我誊抄一遍,再安排我把文稿送到军队报刊的编辑部。这段难得的经历提升了我的阅读和写作能力,还让我有机会结识了几位专业的编辑老师。完全可以说,军营是我人生成长的重要开端,是我文学启蒙的摇篮。

从部队复员后,我走进警营,当上了人民警察。工作之余我继续读书,报名参加文学创作培训班,也一直没放下笔,每天都在写诗、写小说。我不会花里胡哨的写作技巧,就是实打实地讲故事:写自己经历的事,记录亲眼所见的场面,把对生命、对人性的真实感触写出来。

### 故事的主人公 都有军人气质

接警、巡逻、办案、值守连轴转,累到身心俱疲时,远处忽然亮起的一盏暗黄灯光,总能带给我灵感。我掏出纸笔,记下身为“城市守夜人”的荣耀:“霓虹拂去了白日的喧嚣/城市在夜幕下响起眠曲/此刻我们开始上岗执勤/守护着夜晚的宁静……”文学圈的朋友都叫我“警察诗人”。

我总觉得自己从没离开军队,骨子里始终是个兵,那种作为“守护者”的使命感没有改变过。我认定,经过军营磨炼的人,信仰会格外坚定。所以,我写的刑侦小说里的主人公都有一种军人气质。

比如中篇小说《唤醒者》,第一节的第一段写道:“我叫伍歌,十七岁那年考上了刑侦学院,读了四年大学,毕业后担任过解放军侦察连排长、副连长,共计八年。昨天报到,成为一名公安分局刑警大队侦查员。大学毕业时,好多同学,包括我的老师都不理解我,好不容易大学毕业了,怎么去当兵了呢?只有我自己心里明白,这是我儿时的梦想。”

2021年的一段日子,我感觉自己进入了灵感的“爆发期”,只要忙完手头的警务,脑子里就开始回想军营和警营里过往的故事,构思小说的情节。我每天只睡四个小时,雷打不动必须写完4000字。记得有一个休息日,我干脆熬了一整夜,一憋劲儿写了1.5万字。拉开窗帘天已经大亮,那种感觉就像刚打完一场胜仗,满身疲惫,心里却特别兴奋。匆匆洗漱完,我赶回单位,和同事们一起巡逻办案,大伙儿都笑着调侃:“你这又来现场找小说素材啦!”

我用四个月的时间写完了《责任》《山村警长》《警情》《任务》等十部中篇小说,共计35万字。虽然劳累,但心里感到无比充实、快乐。

### 以真实案件为素材 细致描摹刑侦工作

悬疑剧的热度居高不下,此类作品以悬念贯穿全程,抽丝剥茧层层推进,最终揭开谜题,这和我们公安干警日常侦破案件的实际轨迹几乎完全重合。我翻遍了多年积累的真实办案手记,从中挑选出作案手法离奇、侦破过程惊心动魄的故事,陆续写了一批小说。



穆继文

《悬案》这本小说集收录了《悬案》《妄语》《深秋落叶上的血迹》《寻妻》《一缕暗白色的发丝》《放下》《飘浮在半空中的女人》七个故事,全部改编自我亲历或熟知的真实悬案。

同名作品《悬案》,讲的是辖区内发生连环命案,凶手作案手段残忍,案件却一度被草草了结。黑恶势力与不法商人勾结,忠诚的人民卫士顶着层层阻力艰难前行,只为守住底线、守护普通群众的合法权益。在《一缕暗白色的发丝》这个故事里,收养了两个孤儿的老教授夫妇,突然离奇陈尸在自家别墅的花池内。养子被指认为凶手,可在执行死刑时,竟然出现离奇状况未被击毙,养女也随即失踪,负责侦破这起案件的刑警,恰好是养女当年在孤儿院的“弟弟”……

这些案件有共同的特质——作案持续时间长,社会辐射影响大,牵涉多方人员,甚至需要赴境外取证。每一个故事里都藏着正义与邪恶的殊死较量,也展现了人性的复杂。我在小说里完整还原了命案接警、走访摸排、逐步锁定嫌犯的全链条真实刑侦流程。这些警察办案的故事,自带身临其境的质感,没有凭空想象的悬浮。可以说,这正是我身为“警察作家”的最大优势。著名作家蒋子龙为这本书题词推荐,给了我莫大的鼓励。

《双警》也是一部刑侦悬疑小说集,收录了《双警》《山村警长》《唤醒者》《一刹花火》等十篇中短篇小说。其中同名主打篇以周武和薛思明两位警校老同学为主角,二人分属不同公安岗位,在黑恶势力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网中狭路相逢,最终在情法拉扯、义利抉择的旋涡里守住了人民警察的底线。书中其余短篇小说也取材于基层真实办案经历,把市井的鲜活百态与人性的幽微纠葛交织在一起,描摹出刑侦工作的真实质感。《双警》《悬案》已由国内知名青年导演完成影视剧本改编,进入开机筹备阶段。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雪雨搏激流……”回忆奋战在刑侦工作岗位上的日日夜夜,我是亲历者,也是记录者。今年我已正式退休,但我觉得自己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写作阶段。我要把亲身经历的故事逐一写下来,也希望更多的读者透过这些故事,读懂生命的可贵。

(图片由穆继文提供)